

洪出兄：

前寄排字信已收阅。记得还没有答复你所问关于陈成章稿费事。陈即陈定津，由海关研究室退休的人员，他所译的即高尔基的文章早由我介绍到天津《历史教学》刊登了。杂志社已给他稿费，因此不必再用他算帐了。

昨日下午我曾赴北京师范大学向历史系全体四百人做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对历史科学的认识：历史是政治？是过去的政治？》晚餐后又同他们那里搞外国史的教师们开了座谈会。据说那里有四、五人是专搞印度古代、近代史的。其中刘家和（即刘和）曾写了一篇关于种姓的文章万余字。

下星期北京史学会开会，讨论苏联文章，轮到我去支持开讨论会，讨论两篇文章：(1)彼得一世与俄瑞战争(1700-1721)；(2)俄国立宪民主体制的成立及其阶级本质。可见北京对外国史的兴趣还很好。

我要外国史研究室同志们做了个北京各图书馆订购外国史期刊的目錄，竟多至138项目。你若要，我可寄上一份油印的。公快

祝 近好

翁士，63年3月2日。

